斜江晚渡

■ 尚红光

临津风絮夕阳天,残照随流半系船。
却向斜江见图画,一帆人渡绿杨烟。

这首《斜江晚渡》古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浙江建德县人宋载在大邑任县令时所题,载入乾隆版《大邑县志》。

《斜江晚渡》为宋载的《晋原八景》组诗之一。大意是天将行晚,宽阔的河岸上,茂盛的柳絮随风飘扬。绚丽的夕阳余晖,远远地照射着岸边泊定的渡船。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一叶小舟正从晚烟笼罩下的绿杨丛中随波飘漾而去……夕阳与波光、绿柳与小船,展现出斜江古渡一天中渔舟唱晚、安宁祥和的诗情画意。

在另一版《大邑县志》中,收录了宋载《晋原八景》组诗之一《斜江晚渡》的另一个版本:“一湾春水漾前川,晚渡无人半系船。却向斜江见图画,渔家多处绿杨烟。”大意是春天的傍晚、夕阳西下时,自西向东的斜江河水走出大山后温顺平静地流淌着。岸边渡口停泊的渡船也随意地系在树干上,喧嚣了一天的渡口宁静下来,没有了人影。晚霞染红了一江波光粼粼的春水,这画面多美啊!这时,你看那岸边的绿柳丛中,很多人家的屋顶都升腾起了炊烟,与江河的雾烟融为一体。

两首《斜江晚渡》同名诗的主题思想和意境大体一致,差异是后者表明了是春天的景象,或许后者为诗人的初稿,被后人收录县志。前者应该为正本,因为乾隆版《大邑县志》就是宋载自己主持编纂的,收录自己的诗篇,当属无误。两首诗都写斜江,说明宋载实为关注斜江、体察民情,亲临其境、有感而发。

“斜江晚渡”为大邑历史上的“晋原八景”之一。现存最早的《大邑县志》记载:“斜江晚渡,在县南五十里,为邛州大邑新津三处要津。昔有异人,昼则荡舟济渡,晚则击楫扬帆,凡蒙济者皆获福利。遂相传为神仙云。今渺也。”

斜江河因“斜江晚渡”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意境。斜江,亦称斜江河,系长江支流岷江右岸支流南河的支流。据《邛州志》载,该河“因委曲斜流数十里,经州东故名斜江”。其发源于大邑县斜源镇境内雄黄岩,一路接纳雾山河、大溪河、粗石河、干溪河等支流,流经鹤鸣、悦来、晋原、安仁、唐场及邛崃冉义、羊安等地,最后流入邛崃戴林渡入南河。全长 82 公里,流域面积 850 平方公里。

由北向南、蜿蜒东去的斜江河,因山高林密,水源涵养丰富,在接纳众多河流、冲出崇山峻岭、走向平原后,水量增多,气势壮大不少,河面宽敞、河水清澈,鱼儿欢腾、鸟飞鹭翔。两岸沃野田畴、绿树成荫,村庄众多、人口稠密,田园风光如画。沿途不仅有新津上溯的货船来往和渔翁泛舟江面,尚有渡船穿梭往来的众多渡口。

“窗含西岭千秋雪”“长看天西万叠青”。西岭雪山的崇山峻岭孕育的斜江河,流经大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晋原镇和人口稠密的重要场镇,千百年来灌溉了万顷良田、滋养了一方百姓,实为大邑人民的母亲河。

斜江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这里不仅有东汉时期的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佛教南传第一站雾中山和三国文化遗址的静惠山,而且拥有 4500 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先秦古城遗址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成就了文化底蕴厚重、人文荟萃的大邑悠久历史,还浓墨重彩地改写了成都发展史和古蜀文明史。

如果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得益于都江堰造就了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富庶,那么,斜江河同样造就了大邑“蜀之望县”之美称。人们秉承“道法自然”,消除水患、兴修水利、造福人类,在加强斜江河的治理上不懈努力。此举不仅引文井江青山堰之水入干溪河、再汇入斜江河,增强了斜江河流域的灌溉能力,而且岷江之水经都江堰外江走崇州、经大邑、过邛崃,成就了大邑西河,飞渡斜江,与斜江河交相辉映都江堰灌区,助力大邑万顷良田,富裕一方百姓。

如今,随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和桃源新城的崛起,古之晋原焕发出绚丽风采,斜江岸边,滨河绿道红蓝相间的道路、仿木纹栏杆、特色雕塑小品、郁郁葱葱的绿化、竞相开放的鲜花……斜江河畔处处皆是风景。拦坝成湖的斜江河上,不时有几只白鹭从水面掠过,激起层层浪花。夏日傍晚,雪山倒影清波中、夕阳落下满江红,华灯初放、游人如织,习舞的阵阵乐曲与孩童的嬉闹欢笑、情侣的呢喃细语,融为舒展美妙的小夜曲;寒冬腊月,雾起如仙境,远方的野鸭、鸳鸯、水鸟,成群结伴做客斜江,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市民和游客或凭栏远眺,或驻足拍照,或携手漫步,或骑车缓行,好不惬意!

江水依旧东流去,两岸已然焕新颜。倘若宋载能够看到今日之斜江,感叹之余,定会续写新的“斜江晚渡”壮丽诗篇。

凌霄花开

■ 梁晶晶

周末陪父亲驱车回老家,刚拐进村口,一墙橘红便猛地撞入眼帘——奶奶家的凌霄花又开疯了。一朵朵花瓣如倒悬的酒盏,盛着灼灼夏阳,在土红色的砖墙上泼洒出流动的霞彩。打我记事起,这抹金色就从未缺席。

这花在乡下实在常见。村子里的老人都叫它“倒挂金钟”,如流淌的瀑布。名字贴切得很。不仅奶奶家,村子里许多人家的院墙上、竹篱笆上,甚至晾衣绳上,都爬满了凌霄花热烈的身影。它们默默守候着村子,花开花落间,已是几度冬夏。

老辈人常说,凌霄花开得越旺,日子就会过得越红火。花开时节,爱美的女孩子会用翠绿的叶与橘红的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那灵动的模样,连路过的蝴蝶都忍不住驻足欣赏。我通常会摘些开得饱满的凌霄花夹在书里当书签,即使花瓣干枯了,仍能从书页间嗅到夏日的余香。

我也是后来读书才知道,乡下如此寻常的凌霄花,早就在古籍中绽放了千年——

凌霄,古称“苕”或“陵苕”,早在《诗经·小雅·苕之华》中便有记载:“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西周末年,诗人借凌霄花的盛衰起兴,以“牂羊坟首,三星在罶”的衰颓景象,暗喻周王室的衰微与民生的凋敝。

到了唐代,凌霄花在诗人笔下有了新的隐喻。白居易在《有木诗八首·其七》中,借凌霄“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的生长特性,告诫世人“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否则,“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飖”,这一警世之言,至今仍引人深思。白居易此诗虽贬其攀附,却也暗合凌霄“非攀援不可生存”的生存本能——若无气根依附,何谈“开花寄树梢”的绚烂?

文人总爱争论凌霄花的品性,有人叹其攀附,有人赞其坚韧。舒婷在《致橡树》中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将它比作虚荣的依附者;宋代贾昌朝却赞其“披云似有凌霄志,向日宁无捧日心”,把它的攀援之势,解读为志存高远的象征;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种植部》中辩证评说:“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然望之如天际真人,卒急不能招致,是可敬亦可恨也。”他以“天际真人”喻其高逸,又道破“难招致”的傲骨——攀援并非依附,而是借势向上的生存智慧。褒贬之间,反而让凌霄花的形象愈发鲜活立体。

如今,奶奶的小院依然静卧在村口,凌霄花年复一年爬满院墙。那些橘红色的花盏,漫过《诗经》的风,越过唐诗的月,又在寻常百姓的屋檐下,开成年年不败的光景,活出了热烈与执着。

红石塘之恋

■ 宋翠菊

前不久,我开车从山东日照回临沂老家去喝喜酒,车子行驶到回家的岔路口,我盯着窗外的树发愣。去年挂果的枝丫,今年还在发着新芽,我想拐回看看曾经有娘的那个家。那里除了留存着对爹娘的思念,还有儿时的小伙伴在红石塘留下的快乐童年。

在我老家的村东头,因为盛产红石头,家乡人都称之为红石塘。小时候的我,是在爹娘的怀抱里,听着石塘里工人劳动的号子和开劈石头放炮的轰鸣声长大的。虽然爹娘已经走了几十年了,可我对二老的想念就像亘古不变的红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刻在心坎上,永远都挥之不去。

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看着大人们凿石头的錾子下去,会蹦出细碎的红火星,像谁把晚霞揉碎了撒得满地都是。我们用碎石头在塘边画房子,画歪歪扭扭的小河——就像村中央那条从南往北的河流,遇到旱季水浅的时候,水底的黄金色沙子一览无余。

在红石塘,红石头是建房子做地基垒墙的好材料。村里一半的房子都是用它砌筑而成,从泥土深处垒起来的红石头墙,任凭雨水冲刷,任凭风吹日晒,非但难以更改它的本色,反倒愈发沉稳。

如今,这些红石头又有了新用场,老石塘东边,开辟出了红石文化展览广场,老石匠们凿下的规整石块被砌成观景台,坑洼的原石铺成蜿蜒的步道,外来的游客踩着红石头的纹路拍照,听导游讲这些前辈们开劈石塘的故事。就连那些当年被当作废料的碎红石,也被掺进各色的石子中用于装点花盆,煞是好看。

在喜酒的宴席上,同桌的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谁家又盖了新房,谁家的孩子娶了媳妇成了家。放在我面前的酒杯倒映在大红喜字下,把用红石塘的石头镶的桌面映照得波光闪耀,随即让我又想起了老屋的青苔嵌进红石条缝隙里,被雨水浸泡成了红彤彤的牵挂。

宴席过后,我从车上翻出上次回来时在红石塘边捡的一块石头,被摩挲得发亮。石头的纹路里还卡着家乡的土,捻一捻,簌簌往下掉。原来,有些东西和红石头一样,看着坚硬,碰一下,便会掉渣,甚至会疼。

返程的路上,远远看见山,不高不矮的山,像趴在地上打盹的老黄牛,梯田一层一层叠上去,在盛夏的葱茏中缀满了没开完的花。那条小河绕过晒谷场,绕过了果园,把村子分隔成东西两边。我把那块红石头塞进衣服的荷包里,它硌着腰,好像在提醒我,别忘记了,你我的情缘。

等什么时候风软了、花开了,我想再去红石塘边坐坐,看看太阳怎么把石头染成晚霞的颜色,看看那些被打磨成各种形状的红石,正带着家乡的温度,去往更远的地方……

紫薇不语

■ 胡世军

盛夏的蝉鸣尚未响起,紫薇花便悄然绽开了笑靥。这些身着粉紫色罗裙的舞者,在绿化带、公园、马路旁翩跹起舞。每当我与它们不期而遇,总会不自觉地驻足凝望——那些缀满枝头的花穗,多像一串串欲说还休的铃铛。

2017 年仲夏,当我从井下一线借调至办公室时,我位于三楼的办公室窗外正立着一株高大的紫薇。窗棂刚好框住它最丰茂的树冠,只要稍稍抬眼,就能看见阳光在花瓣上流淌的紫色蜜糖。

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清晨依然清晰如昨。班前会上,队长突然宣布:“今天起你不用下井了。”语气平淡得就像通知一次寻常的轮岗。后来才知道,是书记力排众议将我调至地面负责党建工作。工友们都说我遇到了伯乐,可摸着口袋里骤减的工资,望着陌生的工作台账,我就像被移栽的紫薇,不知能否在新土壤里扎下根来。

书记待我极好。记得有一次,我因性格太直,坚持原则与同事因工作起了争执,我觉得很委屈。回到单位时,书记却拍着我肩膀安慰我说:“别理那些闲话,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他说话时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笑意,让我想起窗外那株在风雨中依然挺立的紫薇。

后来书记调走了。新来的领导像拿着放大镜检视每份文件,我的工作开始频频遭遇苛责。某个暴雨夜,我整晚担心窗外的紫薇能否挺住。翌日推窗时,却见沾着水珠的花朵在朝阳下熠熠生辉,仿佛昨夜肆虐的风雨只是场幻梦。那一刻,我悄悄撕掉了抽屉里的请调报告。

2023 年矿区调整时,我重新回到了井下。最初的日子就像被移回盆栽的野花,总觉得阳光都变得吝啬。直到一天收工路上,看见石缝里钻出的一株紫薇幼苗——它纤细的枝干顶着两三朵小花,在烈日下努力地绽放着。我突然明白,生命的美从不在于是被栽在皇家园林还是荒郊野岭,而在于是否始终保持着绽放的勇气。

如今,每当我走过盛放的紫薇树下,总会想起老书记说的那句话“天塌不下来”。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感激,最终都化作了花瓣上的露珠,在晨光中静静闪烁。紫薇花从来不语,却教会我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在命运的暴风雨里,我们要开得比晴日时更加绚烂。

出去走走

■ 李菩云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压力如同无形的巨浪,一波又一波地向我们袭来,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紧紧束缚。工作的忙碌、家庭的责任、社会的期望,这些压力如同沉重的包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然而,当我们感到不堪重负时,不妨放下手中的一切,出去走走,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片刻的宁静与释放。

工作压力大时,出去走走。忙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感受,我们常常会迷失自己。而出去走走,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暂时抛开外界的干扰,专注于内心的声音。

脾气不好时,出去走走。这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放松,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的内心得到净化和升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的情绪相处,如何在生活的起起落落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去反思自己的内心,去发现生活中的点滴幸福,让自己的心灵在行走中重新焕发出光彩。

情绪低落时,出去走走。当我们情绪低落时,我们往往会陷入自我怀疑和消极的漩涡中,很难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然而,当我们走出去,用心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其实充满了温暖和希望。走在街头,看到街边的小店老板热情地和顾客打招呼,看到孩子们在公园里欢快地奔跑,看到陌生人在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这些平凡的瞬间,都如同一束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房。

生活压力大时,出去走走。当我们走出家门,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走进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我们就是在向生活宣告,我们会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我们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生活的广阔,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在这场行走中,我们不仅会收获宁静与力量,更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只要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去感受它的美好。

出去走走,是对紧绷神经的一次温柔救赎。办公室里刺眼的电脑屏幕、堆积如山的文件,密密麻麻的会议记录,这些场景日复一日地循环,容易让人陷入思维的僵局和情绪的低谷。而当我们迈出家门,双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迎面拂来的风带着自然的气息,瞬间就能吹散心头的阴霾。那风,或许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或许混合着花朵的清甜,又或许只是单纯的清爽,却能让我们从压抑的状态中抽离出来,重新感知生活的美好。

出去走走,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种心灵的疗愈。行走在街头巷尾,能看到人生百态。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人行色匆匆,为生活奔波;有人悠然自得,享受着闲暇时光。路边的小贩热情地吆喝,顾客们讨价还价,充满了烟火气。这些看似平凡的场景,却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努力,都有自己的压力和烦恼,我们并不孤单。

出去走走,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放松,更是对心灵的充电。走进大自然,更是一种与自我和解的绝佳方式。登上一座山峰,俯瞰脚下连绵起伏的山脉、广袤无垠的大地,会顿感人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那些曾经以为无法跨越的困难、难以承受的压力,在这壮阔的景色面前,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漫步在湖边,看湖水波光粼粼,听鸟儿清脆的鸣叫,让身心沉浸在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内心的焦虑和烦躁会渐渐平息。树木的葱郁、花朵的娇艳、溪水的潺潺,大自然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生命的顽强与美好,给予我们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当你压力山大时,不要独自在原地徘徊、焦虑,出去走走吧,让脚步丈量世界,让心灵在行走中得到放松和滋养,你会发现,生活依旧充满希望,美好就在身边!

夏日里最生动的图景(外一首)

■ 廖光明

迎面而来的热
如火一样扑在脸上

有背影在山中踟躇
他们正用淋漓的汗水
趟出一道生命的河流

用鼻尖上的汗珠
探求雨滴的来历
穿过荆棘密布的丛林
目光定位管道标识桩

一筐筐阳光
称出了汗水的重量
与一个个滚烫而饱满的生命
擦肩而过时
他们眼眸里的坚定和明亮
轻易遏住 38 度的热浪

删除汗水,剩下晶莹的盐粒
人间有味
石油巡管人日光下发烫的身影
成为夏日里最生动的图景

谁在高于人间的地方

清凉的月光
照在采气小站
月光,小站
呈现各自的美好

伫立山前眺望
那些汹涌及明亮的事物
满天繁星
那么美,那么亮

九龙山的这座采气小站
性格沉稳而内敛
在它的身旁
红衣裳炽热地守护
日复一日修炼
一颗柔软而坚强的心
上面都写有你的名字

月光下,翻看你的足迹
布满了每个角落
怀抱绿绮,弹奏如风岁月
弹奏生命依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路 10 号附 2 号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 5100004000280 四川省东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双柏东二街 113 号